

格致書院課藝

格致書院課藝

防務類

近日北邊防務輕重緩急何在論

錢志澄

蓋嘗論中國今日之患非事勢盤根錯節之為患也非法令不素具之為患也非財力不足之為患也強鄰悍敵不動聲色不着形迹方眈眈焉窺我之堂與熟我之形勢而我無有以知之知之而無有以制之是之為大患我

國家德威懾服文軌大同北自興安嶺南至崖州東自庫頁島西至噶什喀爾縱橫萬餘里居地球十有五分之一幅員之廣亘古未有

京師居天下之中其南曰直隸是為畿輔其東曰

盛京

盛京之北曰吉林又北曰黑龍江是為東三省畿輔之南其省三曰山東曰山西曰河南山東之南為

兩江其省三曰江蘇曰安徽曰江西兩江之東南為閩浙其省二曰福建曰浙江自臺灣改設行臺

又增其一河南之西南為湖廣其省二曰湖北曰湖南江西之西為陝甘其省一曰陝西曰甘肅自

新疆改設行省又增其一陝西之南其省一曰四川江西湖南之南為兩廣其省二曰廣東曰廣西

四川之南為雲貴其省二曰雲南曰貴州海陽蒼生神州赤子莫不踐土食毛休養生息於其間自

道光季年中外通商帆船所至無遠弗屆創千古未有之奇局闢千古未有之奇境然後款聘行談

天之說為不誣而數十百國星羅棋布於海外者皆與我為敵者也夫自古不能無戎狄之患在周

為獫狁在秦漢為匈奴在東晉為羯為氐為鮮卑在唐為突厥在宋為契丹在明為也先然獫

狁西學果藝

防務

戊子冬李超等一名

道光御前奏
乃厄魯特一
部酋長之名
豈足以見家
古試取明史

案始

狃也匈奴也。獨也羌也。氐也。鮮卑也。突厥也。皆不出西口一帶。契丹也。也先也。皆不出北口一帶。今已盡隸版圖拱衛。

神京宜可以統一寰區。專制海內。而為我敵者。復有此數十百國。豈汪洋巨海。固天所以界華夷歟。亦自古以來。外甯必有內憂。將欲使在上者居安思危。而憂勤惕厲於無窮也。嗟乎。可憂者又孰如今日哉。夫以形而論。固我主而彼客也。然彼能知我而我不能知彼。則彼主而我客矣。以勢而言。固我逸而彼勞也。然彼易於來而我艱於往。則彼逸而我勞矣。主客之形既判。勞逸之勢又殊。加以船堅砲利。風帆戰陣。此其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且當。

國家龍興之際。凡內外蒙古之散布於北庭。新疆。回部之蟠迴於西域。朝鮮。琉球。安南。暹羅。緬甸之朝貢以時。青海。西藏之悉歸典屬。莫不航海梯山。奉琛獻寶。迄於今。暹羅。緬甸則英據之。安南則法據之。琉球則日據之。所存者僅朝鮮。西藏。內外蒙古諸部。而朝鮮。西藏已皆有岌岌可危之勢。豈以土地之大如中國。物產之饒如中國。而有不為諸國所垂涎者哉。吾故曰。可憂者孰如今日也。蓋嘗博採旁咨。而知諸國不能無異志。年來編繪地圖。滇黔。川。陝。靡所不周。其意何居。然而目前必無事。非力或有所不足。而勢實有所不能。奚以知其然也。蓋俄。英。法。米。諸國。地醜德齊。外睦內猜。互相猜制。而莫敢先發也。俄與英法講和未久。咸豐三年。俄伐土耳其。其欲滅之。英法及薩丁耶救之。至六年三月。始議和。凡連兵四年。大小數十戰。陣亡及黑瘡遺屍。風寒凍夏疫死者。俄數十萬人。英法十萬人。為近今泰西一大事。米曾大困於英。米本英屬部。其與法構兵久。欽餉奇急。米人不能堪。眾推華威頓為帥。拒英。英不支。乃議和。嘉慶十七年。英人又入米部。英法亦世構兵。嘉慶二十年。法主拿破侖死之後。始和。其於他國亦無戚無爭。戰要其終。講和多而兼并少。故諸國多數千百年舊國。開官。

非始近日自
康熙中而已
庶矣

攸海外諸國惟米斯達外若俄祿利哥之開國也當唐懿宗時英威廉之開國也當宋英宗時法路
易之開國也當宋理宗時諸小國亦多又長至日本自周惠王時至今不易姓與諸國無涉不持原
并離即臣屬亦不易何則諸國意中各有一彼國獨強我國將弱之心故一國有急難無論遠近輒
助之英嘗助俄伐土耳其埃及後悔之英志云坐令土角俄強至今為梗其意可見蓋不僅輔車唇
齒之誼識見遠出于秦時六國之上土耳其欲并希臘俄英法救之俄欲并土耳其西班牙欲并摩
洛哥皆英法救之訖歸於和彼於小國猶爾況敢覬覦一大國哉津門戊午之事發端於英俄牽率
三國而米者無他不敢專其利也惟三國之議其後也庚申之事得當即已者亦懼俄米之議其後
也可取而忍舍可進而忍退夫安有與師動衆開闢跋涉八萬里之遠無端而去無端而復來哉不
待智者而知其不然矣吾故曰目前必無事也異日者諸國之交既固而協以謀我或諸國自相
一國勝而諸國為所制而後及於我此二者皆可懸揣而知也然吾嘗默觀天下之時勢而知中國
之所畏不在於諸國而在於俄夫諸國雖有輪舟電報之利然涉重洋歷險阻調兵轉輸往返百日
以爭勝於數萬里之外其勢倍難獨俄則跨有三洲西足以制歐羅巴而東南足以制亞細亞地形
便利莫有及者且諸國之中若英若法皆以互相雄長近日均有外強中乾量力而動之意獨俄則
寂處靜觀養精蓄銳其氣未洩其志方壯一朝羽翼豐滿奮而思飛其鋒不可當也其近日屢欲伐
土耳其已有萌而思動之機是故俄尤為我腹心之患此北邊防務所以急宜講求者也俄境毗連
亞細亞素與中國接壤我

朝廷定議之初專

簡使臣與之修好助石為限永定疆界其後俄乘我無備潛將界石屢次遷移據我疆地幾至千里於

是重

簡使臣前往查勘曠野沙漠之地荒涼寂寞之鄉居人絕少無有知其事者

全不知東三省各地本
朱
尤為夢囈

朝廷以失地為輕以睦鄰為重置不問更以其間數百里地盡與之俄遂與我實逼處此比來俄之蹤跡已及綏芬河一帶去長白山林不甚遠而所恃以為鴻溝之隔者祇黑龍江一省耳然江水淺隘之處無事則去對立而通語有事則一筆可杭而捧土可塞其足恃以為天堑之險哉省中亦無有崇山峻嶺深谷懸壁一夫荷戈萬人莫當之阻隘一望皆黃沙滿目或數百里無居民其足恃以為湯池金城之固哉況去歲琿春鐵路告成則自彼達我計程僅旬有餘日不尤可為之寒心哉今

國家於東三省特

簡辦理防務大臣不知者以為斟酌損益固已盡善盡美而有心防務者方竊竊然憂之蓋似整頓變易有不可終日者其必非無故而然矣然則奈何曰設網而引其綱則十目皆張振表而挈其領則萬毛自整事豈有難易哉所務先耳車無三寸之轄則不可馳門無五寸之鍵則不可開材豈論巨細哉所居要耳為治者亦審其輕重緩急而已矣然則為近日北邊防務計其輕重緩急果何在哉曰以言夫守莫重於東三省而旅順大沽烟台各海口次之以言夫所以守莫急於足民足民莫急於開墾開墾莫急於興稻田勸蠶桑就北邊之所同而言莫急於練兵就東三省功微效速而言莫急於屯田而要其終莫重於任賢曷言乎東三省之為重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吳起曰在德不在險人多難其言三代上尚德故薄地利而不講三代下尚力往往有因地利以為勝敗者是地利又不可不講矣考諸三省固無險阻要隘之區可以據為地利然於北邊則

國家之門戶也今有富人於此藏貨巨萬珠玉寶器充積滿堂固大盜所覬覦而竊伺者也我乃高峻

將移界石乃
辦公事者自
其其名稱節
之說能者想
增為具則示
相矣

牆垣嚴備守衛使和無懈可擊無隙可入而觀視窺伺之心不覺其自息此策之上者也其或我所
以備之者不足以戢其邪心盜乃狡焉思逞而守備者猶能奮力抵拒使之不得越雷池一步此策
之中者也其或守備者未必足以拒盜而備可以虛張聲勢此策之下者也若曰門戶去我遠無足
慮我守我室與足矣夫盜至長驅直入於是雖有責育之勇亦難保其無所失然後嘆前此之過計
而繼之以悔則夫策孰甚焉今以北邊而論則東三省其門戶矣以東三省而論則黑龍江其門戶
矣試問果有高牆垣嚴守備有以息敵人覬覦窺伺之心乎曰無有也又試問守衛者果能奮力抵
拒使敵人不越雷池一步乎曰不能也又試問探甲執兵之輩果能虛張聲勢乎曰不能也然則雖
有北洋水師與旅順大沽各海口之守備又何異於舍門戶而守室與者哉吾懼其有後悔也故曰
莫重於東三省焉言乎足民也書曰民惟邦本又曰政在養民記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春秋
傳曰民者君之本也夫古之君臣其視民若斯之重者其故何哉蓋人主之於民也雖猶木之有根
水之有源燈之有膏也根深則枝茂源泰則流廣膏滿則光明而人主之於民也亦然民足則國強
是故古人於居人鮮少土地荒涼之處必徙民以實之彼豈不知安土重遷為主民所不願哉第以
久要之圖不得不如此耳向使勒石分界之際即經營其間使無曠土則俄亦安敢潛移界石而千
里之地又何至拱手而受之他人也哉今北邊地廣人稀在上者不思未雨綢繆有以使之入煙稠
密戶口繁多徒坐視其衰敗彫敝不以前車為鑒往事為戒此有心者所為深憂而長歎息者也吾
故曰莫急於足民焉言乎開墾與稻田勸墾桑也記曰無曠土無游民以明土地不可使有餘利人
民不可使有逸豫也今中國患財力之不足豈非以山澤之利未盡墾而游惰之民未盡歸農哉自
來講富強之術者必富列於先而強次之誠以國既富斯能強國既不富強於何有居今日而言富

舍開從其何由乎

國家休養生息二百餘年。生齒數倍。乾嘉時而生穀之土不加闢。於是守有受其飢之人。弱者溝壑。強者枵腹。小焉探賈賕。大焉斬木揭竿矣。客或語余曰。英吉利縱橫千數百里。國且惟能淡重洋。不遠萬里。墾田拓土。故生息愈繁。國用愈足。中國無是故。實其言。雖然。近將棄之。異論乎。遠夫一畝之稻。可以活一人。十畝之梁。若麥。亦僅活一人。直省田凡七百四十餘萬頃。種稻之田半焉。其餘盡不宜稻。故職方氏宜稻之州七。今僅存荆揚。亦僅世百度廢池之確證也。西北地脈深厚。勝於東南塗泥之土。而所種止梁麥。所用止高壤。其低平宜稻之地。而至水匯。一片汪洋。不宜梁麥。夫宜稻而種梁麥。已折十人之食。為一人之食。况并不能種梁麥乎。然則地之棄也多矣。吾民之大闕也。亦多矣。求富之道。莫若推廣稻田。林文忠公輯西北水利說備。宋元明以來。何承矩等數十家言。大指言西北可種稻。即東南可減漕。當自直隸東境多水之區。始將以建職上之。

宣廟當國某尼之

召對亦未及事。遂不果行。言政明洪武三年。從蘇松嘉湖杭州無業者田臨濠。凡四千餘戶。給牛種資糧以遺之。三年不征稅。續徙者亦如是。當是時。徙民最多。今可知其法斟酌而行之。更宜以西人耕具濟之。或用馬。或用火輪機。一人可耕百畝。或曰。我中國向來地窄民稠。一用此器。僞趁者無所得食。未免利少而害多。以今日論之。頗非地窄民稠之舊。則此器不可常用。而可暫用也。勸之董之。務有以饗之。俟北邊無曠土而後已。願治田先治水。人每諉之於重大。不易行。宜以東洋鐵柱開井之法行之。則足以獲慨矣。去歲總署曾向東洋定購。未知何故封藏不用。殊可惜也。而北邊更有至簡至易之事行之。可以收無窮之利者。蘇桑是也。西北諸省千百里。彌望平楚。莫不宜桑。一切桑之其

已試用之一
井之費需洋
六七百元因
費過鉅而止

近年天津等處設局裁之番牧至海百方無效如此事關於天時地利非可強為

言何太易

孰說可西

取將練兵乃公家言非此題本義但陳大畧可矣

可惜有倍甚於田者昔有人旅居京邸後園有桑數株歲飼蠶數簇蠶絲與南中無二蓋西北地脈深厚外燥而內潤故梨桃蔬果之屬轉勝於南桑性亦如之知西北之棄地多矣天下事本難於創始。蚩蚩者尤甚十年樹木利在日後而費在目前嘗見吳鄉西郊山地畝值錢數百桑園畝三十千然不能化山地盡為桑園者亦以人情狃於近利刻城栽桑必三五年無利有費之歟東南猶爾况西北乎。勸種之法宜官為倡導令編檢部曹中嘉湖人挈家至城外發帑買地種桑募其鄉善飼蠶者為之師僱本地人受其法五年之後招土著承買歸其繁永為世業民間有能仿行者呈明給照永不許王公府八旗爭奪並永不加賦使安其業十年之後桑陰滿邦幾矣近京不甚寒之省仿此夫經傳所言蠶桑之利未嘗及吳越七月之詩曰爰求柔桑則豳可蠶將仲子之詩曰無折我樹桑則鄭可蠶張之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則衛可蠶十畝之詩曰桑者閑閑兮則晉可蠶望矣之詩曰其際其柘桑采之詩曰宛彼桑采則周可蠶兗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桑土既譌青州厥篚織絲徐州厥篚元纁絳揚州厥篚織貝則齊魯揚徐可蠶荊州厥篚元纁織組豫州厥貢漆絲紵絲厥篚織纁則楚可蠶孟子樹牆下以桑則齊梁可蠶蠶蓋都鄙教民蠶桑則蜀可蠶不知何時利獨歸於吳越視宜稻七州之僅存則揚殆有甚焉夫北邊尚有蠶桑之利稻田之制數年之後稍有成效四方人民必不召而自來地益加闢人益加眾風俗昔僻今荒蕪之地一變而為膏腴雲集冠蓋當年之區中國之富固可立致而中國之強又可翹足而待也吾故曰足民莫急於開墾開墾莫急於興稻田勸蠶桑為言子練兵也從古國家巨弊莫巨乎武備廢弛幸間有警招募而即使之戰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夫不教之民盡市民也即韓淮陰之出奇制勝豈驅市人而戰乎余謂操練不可不講也然觀今時操練雖窮年無益於事雖有旗幟而不諳指揮雖有金鼓而不曉進退雖有

器械而不堪攻擊。雖有部陣而不識奇正。雖有士卒而不汰老弱。雖有手足而不習技藝。雖有將帥而不精兵機。惟竊操練之名。模仿故事。而分立而奔走。而喊噪。有同兒戲。將帥倚高坐而視之。亦不知何以趨蹌如此。殊可歎也。夫操練之法。選機械。嚴號令。三令五申。驅而用之。必能臨陣救賊。為國報効。但操之云者。非止操步陣而已也。操其技藝。使之精熟。操其耳目。使之不驚。操其心志。使之不亂。操其胆氣。使外不畏敵。而內不受身。必使弱士可為勇。強百人可當萬眾。此操之最工也。夫善操之將。即善戰之將。三軍平素愛如父母。畏如神明。上下之情相通。兵將之法相習。故可與蹈湯火。赴深淵。然而國有此臣。善將將者。便當諒其心跡。責其後效。假令誇逞心疑。息壤易信。操之一人。用之又一人。兵不識將。將未必曉。臨事易將。兵家之忌也。久任成功。乃昔人之所貴。顧操之之法。操器械習攻擊。尚矣。而所謂操其胆氣。心志者。古之人嘗試之。昔者閭閻試其民於五湖。劍及入肩。流血被體。民不懼。而後用之。句踐試其民於腹處。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渡擊金而退之。此豈好死而惡生哉。鼓舞振作之效也。鼓舞之道。固難悉數。而責勇賤怯。尤屬先圖。誠於勇。整絕倫之士。貴而愛之。禮而重之。思出異常。事經破格。當者思奮。聞者景附。楚莊式怒。蛙而勇士至。齊桓引車避堽。卿以其似勇士而禮之。夫其似者。猶且禮待。況明有所遇乎。今世募兵。多冗濫者。爰為揭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且將帥或有以兵卒強悍為憂者。此尤不識兵情之甚者也。自古名將。非拔自行陣。則皆出身微賤。不矜細行。與卒尤多無賴。健兒。故能強悍勇敢。捐軀致敵。若皆循循規矩。則其氣不揚。不揚則情中怯。雖眾將焉用之。壯士如虎。懦夫如羊。羣羊十頭。不作以當一虎之號。何必費

國家億萬金錢哉。明季邊事之敗。正由書生不知兵。執軍情而失事機。雖有勁卒猛將。而不能用。一切以法繩之。未見敵人。其氣先沮。此壯士所以灰心。而精銳所以銷折也。近時武人。大都習為文貌。素

此皆世變自
然非人力所
能強為須分
別論之不可
一筆抹殺

千戈而請應酬以馴順溫柔取悅上官文人學士尤喜之以為有雅歌投壺之風嗟此行陣之不得
技藝之不講一聞砲聲驚惶無措雖有盡天百萬其能以投敵人哉馴弱如此無甯粗莽粗猛之甚
不過強梁強梁即勇敢之資善戰之極可得力一經馴弱則戰之不助矣且將卒者

國家之爪牙而無威豈設兵之意昔李廣以私憾殺霸陵尉謝罪漢武報書曰報忿除害捐殄去殺朕
之所圖於將軍者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謝罪豈朕之指哉武帝此言可謂知兵者矣料條繫細武
人處最易觸犯難以郭汾陽岳忠武之賢猶且不免況乎下此者哉是故取眾之道不外乎簡嚴
簡者不為苛細責大端而已嚴者非為刻酷信賞罰而已今將帥不求所以訓練之方而惟悍不守
法是慮非不識兵情之甚哉刀不素控必至血指身不素排必至傾瀉戰陣不素習而可以驟勝耳
若伊古以來未之前聞且分兵農分文武後世之陋也兵之中又分水陸通之陋者也兵之不振至
於今而極矣宜擇材能風若兵機素精者

界以大使使北洋水師兵艦及一切北邊防務事宜歸一人節制使之往還巡閱振真才而熟習軍法
楚將而選精壯北邊上厚水深其民厚重實直固自有為復得有為之以整頓調度其間收效不
難要使幾輔根本之地持戰之士悉成勁旅有以懾服戎心而後已夫精武難非聖人之意原不
必尤而效之但使吾有隱然之威戰可必勝也不戰亦可屈人也而中國始有以自固吾故曰其意
於練兵易言乎也田也法曰軍無糧食則亡信乎三軍之事莫急於食矣士必有含哺鼓腹之樂而
後有折衝禦侮之勇而不然者不戰而自潰矣夫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不以時而食則亦飢況以
數十萬之眾所費既甚十望銷糧又非旦夕可至數載待哺安能俟西江之水而蘇潤轍之魚乎是
故又守則須屯田建寧則謹糧道深入則必因糧於敵此古今之定理也屯田之置始於漢開西域

引其要語可
矣

說

道遠餉難乃置屯田吏士夫漢以前非可無屯也三代之法寓兵於農故不必屯自兵農分而兵出力以衛民民出粟以養兵轉輸千里終解不已所運既遠勞費過半如秦人起負海之粟以餉北河卒三十鍾而致一鍾軍得食者能幾何民貧士餒公私俱困敵乘其外變起於內如此而國安者未之有也故無遠輸之害不能不議屯以萬人論分三為屯分一為屯給種給牛人數十畝計除家費一人之種可食數人無事之暇分半為守分半為屯所獲盈餘則一年耕而得三年之食古人於臨敵之境有設險關置堡立城戢敵之術以敵耕者天烽烟告警之際同敵觀變且耕且守使敵不能援我耕獲者矣是故可以息百姓負擔之苦可以免三軍枵腹之憂計莫善於屯田昔武侯伐魏每因糧運之難不克伸志乃令諸軍屯田於渭大深入敵境耕人之土猶不慮敵之侵擾况屬我之境又何所畏而不行屯田也哉漢趙充國擊先零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食用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芻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六石雖久不解餽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而起為明主憂且羌虜易以計畧難以力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使計度臨羌東至浩盛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一千頃願罷騎兵分屯要害人二十畝充入金城益畜橐橐者大費帝從之而羌平晉平祐之鎮襄陽也與士卒墾田八百餘頃其始出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卒也乃有十年之積唐郭子儀之鎮河中也惠軍中之糧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羞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宋將如岳武穆吳玠等皆兼屯田大使由是觀之無代不屯無屯不富趙充國所謂內有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豈不信哉今八旗生齒日繁世復一世尤難億計孳生無窮兵額有定其何以支恐養之適以寇之也周之豐鎬亦盡井田漢之豐沛無過賜復不聞

龍興舊區世子孫仰食懸官之理應請仿照乾嘉間伊犁錫伯營之法推廣駐防營力及格殺為兵

不及者為農分地與也。成敗之機承為世守。勿惑於止能荷戈。不能荷鋤。敗固之說。其願別置田產。與不願居北邊者。總又當按東三省站丁。計有七八千人。皆三藩餘黨。例不得習他業。七八千中。其甘於自棄者。無論矣。夫豈無自好者。而雖欲自新。其道無由。可悲孰甚。桀黠之徒。又從而欺侮之。刻剝之。咨嗟怨苦。不可勝言。文王之法。罪人不挈。後世縱有滅族之法。然罪及三族。罪及五族。罪及九族。至矣極矣。今開國已二百餘年。而三藩餘黨。仍在不赦之例。是使其世世子孫。長為皂隸。而永無再沐。

聖化之日也。豈不冤哉。且靖寇之亂。賊有朝歸誠而夕舉用者。微獨無誅。而且有賞。彼獨非叛民乎哉。三藩雖罪大惡極。亦不過叛臣耳。其於

國家無累世之讐。切齒之仇。其罪何至於此。應請

降明詔。下赦令。翻然更始。士農工商。聽其自擇。人孰無知。有不感

聖德於無窮哉。其餘駐防之兵。可以分半為守。分半為屯。相度地勢。給種給牛。人數十款。別以一人統

其眾。遇閒閑操練之時。則教械入伍。仍不荒其攻擊戰鬪之技。是有事則兵力依然不薄。無事則增

此數十萬人之食。其利益豈可勝言哉。吾故曰。莫急於屯田。曷言乎任賢也。四臣在齊。而鄰封不敢

侵。慕容垂在燕。而秦王堅不敢謀。是故一賢可退千里之敵。一士強於十萬之師。誰謂任賢而非當

今之急務也。天生賢才。自足供一代之用。不患世無人。而患不知人。不患不知人。而患知之而不能

用。用之而不盡善。天知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盡善。與無人等。知人者先詢以言。次任以事。若以為

能言者未必能行。而遂棄之。則不能言者亦未必能行。道在聽其言而觀其行耳。夫磊落奇偉之英

得試其才。其作用自別。凡流大試則大效。小試則小效。非碌碌無足見長者也。第砥礪亂玉。令人易

眩備輕信其浮誇之詞而遂試之此房琯之所以誤唐而劉秩之所以誤瑄故大任未授先授之事
其號令果明肅也其治事果果欲整得法也其三軍之心果愛且畏也同舌而稱之無心非而卷
議也若是者賢矣萬一謬言入耳未可遂以為非蓋認真立事之人必不便於人之私而為人所信
必然而聽之徐而索之其真與偽自昭也真則不妨屏棄浮言而自行酌量偽則顯罪言者以謝過
則賢士益厲青人結舌大抵拔擢匹夫事出非常不可以常情窺不可以常例拘凡其情之所欲事
之所為苟無傷於道理者吾且受之若台應之若響彼既不掣其肘其作為必有可見者矣甄別賢
豪法無逾此而謙恭下士之禮尤不可少軍以士為輕重士以禮為去留得其人而折節禮之推誠
待之厚以破格之恩加以望外之典而士有不鼓舞激勸為樂效死者從古未有也今以我中國天
時地利物產無不甲於地球顧不能伸於諸國之上者則非天時地利物產之不如也人實不如耳
然彼人非俱首重瞳之奇我人非僅饒三尺之弱人矣不如且中華扶輿靈秀磅礴鬱積巢燧義軒
數神聖前民利用所創始諸國晚出何嘗不竊我緒餘人又奚不如則非天賦人以不如也所用者
不如耳天賦人以不如可恥也可恥而無可為也所用不如可恥也可恥而有可為也夫所謂不如
實不如也忌嫉之無益文飾之不能勉强之無庸適在實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強我何以弱必
求所以如之仍亦存乎用人而已矣且叔法雖守法尤難吾所言若足民若開墾若興福田若勸蠶
桑若練兵若屯田法良矣意美矣苟得其人而用之行之以漸持之以恆數年之後北邊防務必斐
然改觀苟不得其人則所謂足民也開墾也興福田也勸蠶桑也練兵也屯田也僅空有其名耳又
其甚則害或隨之而何實效之可收哉吾故曰莫重於任賢嗚呼北邊防務之重與急者此數者足
以盡之矣若夫河運利害原覽始終雖無一時可喜之功而有利勝萬全之慮而

弟批

國家計久矣。而尤為後日所要圖者。莫過於朝鮮。莫以知其然也。朝鮮與俄為鄰。而與我接壤。有城郭宮室。有土地人民。俄而不肯盟。則已。苟肯盟。其款勢必先。在朝鮮。願俄必汲汲焉。得朝鮮而據之者。其故何哉。蓋去國都萬里。而與人爭勝。成敗之不可知。水土燥濕之異宜。疾病之顛連。經緯其勢。以至於有所顧忌。獨得朝鮮而據之。則可以聚兵。可以積糧。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是猶高屋之上。建領水也。形勢便利。孰有勝於斯哉。以俄之巨測。其計必出於此。且英之於緬甸。暹羅。法之於安南。日之於琉球。俄豈不聞而知之。其於朝鮮。垂涎已久。茲尚未見動靜。者大抵以兵力未足。欲謀出萬全耳。數年之後。籌畫既審。稍有機會。可乘。俄即觀釁而動。則朝鮮不岌岌乎危哉。朝鮮亡。是斷吾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其勢難勝。則朝鮮之繫於

國家。顧不重哉。然則奈何。曰。莫急於保護朝鮮。然吾嘗考朝鮮人情極拘迂。又極險詐。俄若加以暴虐。待以苛刻。則仰而求拯救於我。俄若恩以動之。利以誘之。則又不難於叛我。且睹中國之自顧不暇。則又未嘗不輕我。而怨我以云。保護。果將何以保護之乎。曰。莫急於自強。強莫先於富。前說盡之矣。要使無事。則我之德惠實足以固結之。有事。則我之威力實足以保衛之。斯朝鮮永為不侵不叛之臣。而無所憂矣。此中國之至計。而執政者所宜留意者也。方輝春鐵路之成。余喟然曰。中國數十年後。有為我邊患者。其俄羅斯乎。夫草野小民。風塵下士。見閭閻隘習。識卑小。憑私臆斷。妄言末學。豈足以上瀆

其誰不知可笑

明聽幸而其說不中。固社稷蒼生之福。不幸而其說中。則我以元氣未復。精神方壯之國。土地如彼其

大也。人民如彼其衆也。甲兵如彼其強也。調兵轉輸如彼其易且速也。而我於咽喉要隘之地。曾無藩籬之限。僅恃無足重輕之黑龍江。以為險。瘠土不毛之地。疲弱不教之民。以扼其衝。其將何以堪。

之夫鑽端之火口水可滅鴟卵未乳指掌可摩及其乘衝颶燦巨野奮六翻凌朝霞雖智勇不能反也凡事於其未然而謀之則易為力及其已萌而圖之則難為功矧以俄之經營善畫其機已萌者乎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又以敵國外患同於法家拂士今者諸國互市聚於中土適有此和好無事之閒殆天與我以自強之時也而執政諸公窮巷諸生向括簡書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膠執成見牢不可破但知目前無長駕遠馭之圖深謀遠慮之思以自貽於斂子所謂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之說此豈非有患而無有以知之哉古人有言曰有粟而不能食無益於飢餓賢而不能用無益於削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於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今夫在下者不必其無深切著明可以見諸施行之議論在上者不必其無虛衷從善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之心志而或格於位或阻於勢搖手伸足動輒得咎其有勢與位足以有為而為之可以收後效者又復相習於偷安苟且推諉於祖宗成法以充位容默相高以任事竭忠相戒是非不敢論得失不敢議囊括富祿以相幸及身之無事雖明知其弊而卒無有建改絃之策倡更張之議毅然起而任其事以惜天下於磐石之安真國家於苞桑之固者此豈非知之而無有以制之哉而謂非中國之大患乎哉而豈獨北邊防務云西哉嗟乎當局者之憂其未有入戰其未有文歟

落落數大端切實指陳多中肯綮文章清暢豪宕有蘇家中論手段加以學問漸以歲月蓄以古丈名家少年初學作文扼腕談天下事發揚蹈厲才氣縱橫引證惟恐不博議論惟恐不詳過於駢牙桂棹轉成無雜冗濫之病此時切宜猛省欲才就範今其詞簡意賅乃為進境昔人謂魏武臨敵悉思安閒如不欲戰豈獨兵機宜然千古能辦大事能作文章人蓋莫不然矣作者英姿盛氣邈然寡儔故願相與商之胡雲伯觀察原評

指陳形勢洞澈利害事必求實言皆有物可稱通材作者年未弱冠所造即已如此將來正未可量天南地北王厚

其二

江南蘇州府陶師韓

未必能斷

不知界約

獨具隻眼

此所謂提按之說

居今日而談北邊防務豈易哉人第知地勢則後路之重不如門戶武備則舊式之重不如新樣因而視鐵路為難緩即視屯田為可緩以陸師為不急即以海軍為獨急亦未思國門戶必備後路更新練舊參舊式通鐵路宜擴屯田籌海軍兼待陸師所謂可輕可緩者亦其至重至急者也惟此數大端各有輕重緩急於其間要在有心人之明辨而已何則門戶所以衛畿輔後路所以樹藩籬其勢本相屬也天津山海關為京師前後門戶尤為扼守咽喉以斷接濟之路遼東海峽以及登州全府東北南三面凡敵船所能停泊者節節皆險要而由彈春以達高麗之慶源府僅一衣帶水山海關東南國為海口而毗連吉林與輝春黑龍江路皆直達以俄而論較天津尤為吃重惟奉吉既與高麗接壤由其東面海道向北為奉天由其西面海道向北為吉林兩處海口宜設重兵駐紮旅順為東三省要口防務更不可緩而保護高麗以防俄者東防他國尤屬當務之急夫俄國地勢偏重於西面其東自烏拉嶺西臨波羅的海南界黑海地中海長約萬餘里處歐洲全境之東半者皆其地大率膏腴而自烏拉嶺以東南界與安南與中國蒙古部落為唇齒東盡太平洋北臨北冰海其地方亦萬餘里類皆荒寒不毛之土遠不及西境之富饒故其部落城郭兵民器械皆在西境東境則廢棄不治一旦與中國失和其進兵必由新疆一帶而蒙古外藩黑龍江滿洲以北悉非進取之路也若欲整頓邊防以宜以西北為急而東北尚可從緩然行軍之法聲東擊西賊亦未嘗不知熟新疆大牙相錯離其國都較近徵調轉運陸路頗為便捷而有左支右絀之虞足為扞

如此則數萬里間節節設防安得如許兵力

兵方

此費早已懸矣

無此事

亦月刻

守之本事

衛俄必未敢輕視則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安知不在東三省哉就中國而論新疆以外固不可不思患豫防即內外蒙古滿洲黑龍江有興安嶺之隔亦不能恃險疏防也蓋俄之北境既以北冰洋之故地成枯瘠不宜耕種牧養而南而愈入愈沃地氣亦愈暖苗越興安嶺而有其土其經營亦當如歐洲境內我之所輕安必不為彼之所重況昔年俄人於東海各口咸設兵衛彈春一埠最為加意又復結好日本藉以存頭器械寄屯糧餉託修船隻觀其舉動幾欲舍西北陸路而就東西海道矣迨日奉吉海路所恃者惟天津大沽新城為重旅順距津不遠適當要衝尤覺急切且津沽海口由外洋而入猶必繞高麗南而迤西向北始能近岸而高麗北境既與奉吉連接設令俄人欺高麗弱小不假道而徑登彼岸以入奉吉二境恐天津等處不及分兵援援陸防雖已周密海面尚屬可危布水雷置炮臺非亦設防之先務耶舊式所以濟實用新樣所以張虛聲其意適相反也北洋採用西法已鑿美備惟於添辦製造各船械每有增奇好異之心一新樣出即欲購置倣效議廢舊式是為近日大弊抑知器一則所習者專心無所歧功無所聞練之亦愈熟愈精從事愛博無益焉時時不察莫不以買械甲辦槍砲購水雷為必不可輕必不可緩之事一人言之千百人從而和之遂使西國所以精術藝壯聲威者更得日炫新奇攬為高利獨不思利器甫操留其其上者旋出外洋之爭奇鬪勝正無窮期我乃實其奇選其勝作備於北即效死於南雖中不惜費財求精求備適使彼之源源獲利因是得以去舊易新耳如鐵甲船之為用利於攻人不利於防人既不能駕駛得法與敵人角力於洋面而空擲此百萬金錢購笨重不急之物將不若鋼板鐵皮淺水木貨等船易於添辦而可分布要口藉資防守也大抵中國戎機利在速戰無俟敵人入燒事事安排妥帖而後擊之觀馬江之敗可為殷鑒尤利在屢戰無使敵人有一意停留得以從容布置觀諒山之勝足以類